

訪蔡世宗博士

·第一屆校友·

從小被「權威」唬大了的我，印象裏：博士應當是兩鬢斑白，用鼻孔說話的「龐然大物」。儘管我們要訪問的是學士制服才脫下不久的校友，但我們仍被他這個博士頭銜沖得腦筋有點不靈光。

四月六日（兒童節才過）上午十時五十分，我和王總編輯，林清淵同學三位在員林的一家公館門口東張西望，要不是門口掛着「蔡眼科醫院」，我當真要把它誤認為官邸。微風正飄着細雨，雖然時近中午，仍覺春寒。診療室非常寬敞，求診的患者就不像一般開業醫那樣，候診室僅容旋身。

一進門，我們就看到迎面而來一位個子不高，穿着白色製服，屬於健壯型的醫院工作者，我絕不相信自己眼睛反射出來的這位「少年人」，就是我們專程找他而來的博士校友——蔡世宗先生。

就像是自己的兄弟，我們被引進毗鄰診療室的會客室，由於事前已經聯絡，博士在經我們身份報告後，很快的就了解我們的來意。在我還未從迷惑狀態下清醒過來前，博士就替我們啓了話題。沒有權威，沒有隔閡，平穩而且語調親切地由簡單的寒暄裏帶入正題。

博士的父親是一位馳名的眼科醫生，此次因其父親出國參加眼科學會，而於三月二十七日回國幫忙。

「我預計在國內就一個月，以後行止仍需視情形而定，因為在日本，我仍舊回校做研究工作」。

「蔡學長」這樣的稱呼在感覺上似乎距離近些，至少可減輕壓迫感「有否在國內做長久打算」。

「在我未返國之前，榮總一位眼科教授到日本去，曾邀我返國後到國防醫學院任職，當然，我只答應考慮，因為再怎麼說，在國內若想任教，我也應當把回母校做為優先考慮」，我感到有一股莫名的感受在鼻腔裏亂動，王總編輯的表情比他接過華杏時的那種表情還難形容。



博士是那麼健談，我們不必發問，他就把我們想問的事道出。

「蔡學長是何時畢業？何時出國？何時得博士學位？」阿清的問題就是這麼單刀直入，「我與張峯鳴先生是同一屆畢業的，也就是第一屆，畢業時服完兵役就出國，至於何時得博士學位，論文如何？均已在母校刊物裏登載過（見杏鐘），談到博士……。」由於好幾位患者求診，蔡博士不得不暫時打斷話題。藉着這個空檔，一面喝着咖啡，一面流覽醫院的環境，病房和住屋間有一片寬廣的綠地，病房四周也廣植樹木，這種環境，我想住在這兒的患者一定能提早痊癒。

「在日本得博士有二種情形。一種是人不必去，只把論文寄去就可，這種方式已逐漸淘汰，另一種是進入大學院研究五、六年提出報告再經過一連串的評審，面試，才得通過，在大學院裏並非整天搞研究工作，而是上午看門診，下午和晚上才是自己的時間。一般來講博士論文的提出都相當謹慎，所以至少要研究五、六年才敢提出。」

博士希望我們採聊天的方式，不必太過於官式化，因此我們就把準備好的問題放一邊，隨興想到那裏，就談到那裏。

我知道蔡博士研究眼科是有稟承父志之意，但却不明白為什麼他不去美國，而到日本。「這個問題主、客觀的因素都有，主觀的因素是我想研究 Cataract & Glaucoma這兩種疾病在亞洲很多尤其是本省和日本！而在美國這方面就少些，因此在亞洲研究要比去美國來得實際，客觀的因素是家父亦是在日本研究的；而且我的指導教授就是家父的同學；更重要的還是語言方面我佔很大的方便，留學生最主要的就是熟諳留學國語，否則會學不到什麼東西。」

「蔡學長研究的是在那一方面？」我問「我在日本專研究 Color Vision，這方面的研究在目前來看是較新的一環，這方面尚需研究 Visual field，由 Visual field 我們可以發現很多 Diseases；甚至可以做 Accurate Diagnosis，在日本 Basic 和 Clinic 是相輔相成的。不是你們想像中大學院就是全做研究工作的。」這時護士小姐又來請，博士抱歉的停止正起勁的談話

這段時間，王總編輯和博士的弟弟交談，我們才知道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世家，博士的哥哥在日本當婦產科醫師，這位弟弟是員林客運的經理，還有一位弟弟亦在本學院畢業，現任彰化慈惠醫院院長，我想在這種環境之下培養出來的子弟，當然是優秀的。

時間已過十二點，我們的肚子實在已經同意裝貨了，但由於話正投機，加上博士邀我們共進午餐，只得不好意思的留下來。

午餐間，我們仍未中止談話，為了使消化順暢，我們把話題轉到私生活方面，我們從訪問開始到吃飯，一直沒有見到博士的「牽手」，王總編輯在這方面很老到，他左閃右躲的把話提出來。「哈！」博士笑了，「研究工作較忙，加上長年在國外，這方面倒是要請你們幫忙啦！」我們都笑了。

「在日本，只要搞研究工作的，幾乎都是半夜三更才回家，因此都不急著成家。」

「對了，日本醫學生在學期間課外活動遠比求學為重，等進了醫院，才開始研究，因為這才是實際的東西，有病人，有儀器，有指導，再參照書本，這樣所得的才是真正自己的東西，否則全屬空談。」

博士酒量很淺，因此我們都不必太過「表現」，我們幾乎把談話當成佐饌。

餐畢，我們回到醫院，由於不想打擾博士的午睡，我們提出我們「傳統」的問句「蔡學長對母校的學弟妹有何期望，對學院將來有何看法？」博士很樂觀的說「學院已在穩定中進步，儘管許多方面未盡理想，但前途是無可限量的。畢業校友都能全力奮鬥為母校爭光，校內的同學也該起同樣的步調，那麼，任何同學未來的發展何止千萬倍」。

我們深深的領受着，儘管博士名銜離我們似乎好遠，但眼前的這位學長不正告訴着我們，只要努力，成功就在我們的掌握中。